

四
書
改
錯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晚晴稿

蔡德揚德載較
盧人宏子遠較

四書改錯

五十

改經錯

改經之錯莫過于大學一書自二程氏改後南宋元明競有改本約數十本經禍至此亦慘烈矣但煩不勝載且辨論亦多卷是書祇括略未能輯及因識此以俟踵事者說見大學証文及大學問大學知本圖說諸書

瓜祭

陸氏曰瓜
魯論作必

禮玉藻瓜祭上環以其切圓也則瓜祭二字正禮祭名故孔氏註作三物之祭若陸德明釋文此唐儒取陋者而偏引作註錯矣據其自言魯論作必今何晏註疏本正魯論非齊論也然竝非必字又南史顧憲之終制引魯論曰雖菜羹瓜祭亦非必字

五十以學易

劉忠定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近而誤分也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論語自魯論外。但有齊論古論竝無他論之名。且此
三論中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皆無可考。安得復有異
字爲劉元城所見錯矣。按史世家作假我數年。然加
假通字。非聲近之誤。若五十作卒。則字形全不近。五
以上下相互爲形。从二从又。卒以衣識。各見爲形。从
衣。从十。使校古文耶。則又與忝近乎。校今文耶。則五
與衣近乎。此皆大無理者。且朱氏何以知是年。夫子
將七十也。不過謂夫子贊易在七十前耳。經明曰學
易而註者。以贊易當之。將謂贊易以前。夫子必不當
學易。豈有此理。蓋學易者六藝之一也。古以詩書禮

樂春秋易爲六藝亦名六學而學之者則自十五入
大學始每三年通一學至三十而五學已立惟易則
無時不學漢藝文志所云五學者猶五行之更遞用
事而易則與天地爲始終故古者四十強仕五十服
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十五卽游仕齊魯
間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際猶思學
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爲窮
經年也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五十者終學之限也

三月

子在齊
聞韶章

史記三月上
有學之二字

此史記自爲文何關脫漏而註及此若大全載程子謂三月是音字之誤則音字亦本史記聞韶音語然史記下文仍云學之三月則三月與音字各出非形誤矣且此亦唐韓退之說總屬多事

蒲盧

盧改蘆說見物類條

雖少

少或作坐

四書集註補云少從無有疑爲坐者况作則坐可知矣豈立可作乎張南士云古最輕少者凡輕其人曰

少之故有雖字若坐則何難一起而加此矜重之詞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

禮入國而問禁

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未聞入國始問禁者此改經也國有四境境卽界也若國卽中國不惟在境內且在郊關內矣禮文是境字孟子臣始至于境正是境字乃改作國字使五百年來溥天下老老小小皆有入國問禁一假禮文在其胸中亦可嘆矣若謂王圉在郊關之內必入國後可問禁則施禁在近問禁須在遠幸而孟子問在境耳萬一如

是禮入國始問則郊關之內去國門尚遠倘有犯禁將若何。

子路曰

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是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

舊儒皆云子路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蓋卽夫子使語之也此在鄭氏後無異說者况此係後漢勒石唐人鐫版之經文從無異同可假以宋人寫本謬亂之乎且此寫本誰見之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莫之知謂無所聞于天下也與上管仲正反乃又欲
增一人字四書集註補云後漢應劭奏議云昔召忽
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是應
劭引此文自增人字非謂論語有人字也若然則應
劭無自字而字也字可曰論語并無此三字乎

黻冕

黻集註改鞞說見衣服條

三年學不至於穀

穀禘也至疑當作志學之
久而不志於禘不易得也

孔安國解穀作善如洪範既富方穀之穀言學無不

至善者。今又解穀作祿。而改至字爲志字。無論經字。勒于漢學有碑本傳世。必不當以疑義改本經字。况其說有未可通者。古爲學至入仕。皆有年限。大抵幼年入學十五年。而入大學。其所升進。不過由鄉學入國學而已。是必七年小成。九年大成。王制所稱造士造者成也。夫然後大學正論秀而升。諸司馬始得入仕。此如漢志所云三年通一學。至三十年而學始立。內則所云四十始仕。自入學以至服官。必以三十四爲學仕之限。是以漢代限年。非年滿四十不得察舉。未有三年稱久。三年當志祿者。若周禮三年大比。

此正司徒升俊之時。凡升鄉學升國學升司馬皆以三年爲斷。此升賢三年非學三年也。但三年不至善當云不可得而曰不易得者曰學之始事務在至善。大學誠意所云盛德至善是也。特至善無難學。卽得之而阻善之徒必以爲善匪易事。將有學之久而仍不至者。故夫子反言曰吾欲得其人而正未易也。此有何難解而必改本經以就己說爲。

張文蘆曰戰國功名之士從衡鉤取始有期年揣摩成之說。然當其求師異地亦不知凡幾年矣。董江都以文爲學亦且三年不窺園若樂羊子游學。

一年還家而其妻遺之卽七年不返豈夫子論學而謂三年必志祿殊不然矣

民無德而稱焉

齊景公有馬章

無德而稱舊本原是德字原無別本魯論并古論齊論作得字者惟泰伯篇民無得而稱是得字今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句之上遂改德字爲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其稱何謂豈非其德之謂與夫子嘗曰稱其

德王肅註此云此所謂以德爲稱蓋謂卽稱也斯卽德也註解甚明自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坊本則仍還德字遂難分辨惟祁氏東書堂藏書有宋板集註本是得字且集註于此句並不註及若全不知有德字者此何意也况誠不以富似于千駟有合若亦祇以異句仍是費解豈夷齊是異與抑異乎齊景公與

棠棣

中庸引詩常棣篇註改棠棣說見物類條

宿于晝

晝改晝說見地類條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尤延之曰孟子仁也者人也

下高麗本有義也者云云

此直錯增經文尤宜救正者孟子自五代以板本行後亦未有他本別出之事况外國他本偶行中國必明見史載如後周顯德中新羅獻孝經宋咸平中日本獻鄭註孝經元祐中詔求高麗百篇尚書不得爾時高麗使者明言其國無他經本豈有孟子別本見南渡後而其時不載及者况人不讀書信口捏造古無有以仁義禮智信分配五行爲五常者也洪範以

人之五事分配五行但云肅又哲謀聖而不及其他
至鄉飲酒禮始合聖仁義中以配四時周官六德知仁聖義中和
別以春爲聖爲木夏爲仁爲火秋爲義爲金冬爲水
爲中而無禮智信惟春秋穆姜作筮易詞直曰體仁
合禮和義幹事明明以仁禮義事分解四德然猶不
及智信故隋時何妥以爲幹事是信而唐時李鼎祚
易解又曰幹事是智彼此卜度以爲智信二字六經
無據也惟鄭康成註中庸其于天命之謂性句謂木
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始
五字合出名爲五常然未知出自何書頗類後漢緯

書中文雖或原本古經然出自後漢故白虎通亦載之孟子時安得有信字錯極矣前儒每言論語分言仁義惟孟子合言之且不特合仁義并合禮智如人皆有不忍章以仁義禮智爲四心口之于味章以仁義禮智聖爲五性曾及信一字否况合言爲道指仁與人言仁卽是道此本中庸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來且以信爲終德專以信屬五行之土亦未知起於何時鄭氏以信屬水以知屬土早已大殊又禮運四靈以爲畜曰北方之靈信則至矣易乾鑿度云冬陽氣闔閉信之類也故北方水爲信中央土者可以兼四

方之行知之。決也。則所云中央智。北方信者。在今儒亦未嘗一識而欲合五者。以厚誣孟子不慮爲識者笑乎。

文輝曰中庸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表記仁者人也。道者義也。亦不合智信言。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晁氏曰石經嗅作夏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此則改經之尤無謂者。何晏謂子路共雉作食則嗅字必是齧字。因作三齧而起。此固雅語不足道。若集註引晁以道說謂嗅石經作夏雉鳴也。則石經有漢

本魏本唐本其中字畫同異竝可考驗從未有作翼者且翼與嗅字形不相類也若引劉聘君說謂嗅當作臭張兩翅也見爾雅則臭嗅改字且張翅非振翅一張而已焉得有三總之杜撰立說罕有是處先仲兄曰諡經當認字共者視也向也此古今字書皆載之惟不識嗅字遂致明明一書而猜若啞謎考梁大同年黃門侍郎顧野王作玉篇有嗅字在口部中註五教反呌也至唐上元年富春孫強修玉篇又增一嗅字註曰古教反呌也則嗅原是呌字音與義皆同而其形則或少一豎或少一撇實則總此嗅字衛恒

書勢所謂點畫無常制者是三嗅卽三叫雞唱曰叫
雉以雞類亦作叫據此則子路向視卽是色雉叫而
作卽是舉山梁一嘆前後通徹豈非快事

章大來曰呂氏春秋子路拚雉得而復釋之此在
何晏共食外又是一說則知此書之不解久矣若
吳澄又欲改三嗅爲三嘆則益無理耳

改註錯

射不主皮

皮革也布侯而
棲革于其中

舊註棲皮曰鵠竝無棲革者集註欲解主皮爲貫革

故先訓皮作革。竝改棲皮爲棲革。實則皮不是。革布。侯棲皮。不得用革。革則去毛。熊豹麋豸無辨矣。且貫革。武射射有三革。一曰甲革。二曰胄革。三曰盾革。竝非布侯之棲皮者。錯矣。說見禮樂條。

傳不習乎

傳謂受之于師
習謂熟之于已

舊註傳是傳于人。今改作受于師。從來無有以傳之一字作受字解者。傳者授也。非受也。授受不得溷。是以傳曰傳業。漢儒林傳傳業者。寢盛後漢甄宇三世皆傳業是也。受曰受業。後漢包子良受業。長安杜櫛。

受業于薛漢是也。故孰先傳焉？是傳于人，卽曲禮七十老而傳，亦是傳于人。凡單下一傳字，總是授字，乃以授爲受，以授于人者，而反曰受于人，則詁字先錯矣。况古人論學，但恐教非所習，未有受教恐不習者。若受教不習，則直一游惰廢生，三省何有？正義曰：傳惡穿鑿，以當時九家蠡起異術，竝作惟懼有誤，故曰我傳于人，得毋非素所服習者乎？此如董仲舒傳公羊春秋，其所傳弟子，惟東平嬴生不乖所傳，餘卽開門受徒，轉相浸易，故申公設教，勿使傳疑疑者卽闕而勿傳，此明証也。且此一傳字，自漢唐至宋，從無別

解卽朱註所引謝氏亦是傳于人如云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觀于子思孟子可見矣其曰愈遠則非常下受傳曰傳之則正傳于人曰觀子思孟子可見則正指曾子所傳之人得其所習此是舊說與受之師而熟之已何涉而引以爲証此豈并謝氏所說亦錯解與

由也嘑

嘑粗俗也

按嘑字從無粗俗之訓舊註子路失于坂嘑亦作嘑

嘑玉篇廣韻皆以嘑字作失容解故正義謂子路性
行剛強嘗失禮容謂之畔嘑增韻曰畔嘑不恭是也
又王肅云嘑者剛猛之貌大抵是書分三對柴參愚
魯是一對師由辟嘑是一對回賜屢空貨殖是一對
其辟嘑之對正謂一修容一失容也兩兩對照天然
湊合天下有字義明而經義並明者如此

張文鶯曰史記弟子傳註引鄭玄曰子路之行失
于阪嘑是嘑字釋詁祇有剛強失容一義而並無
粗俗可知矣乃今作字書者以剛強粗俗連入之
又不明指爲何人之說字學尚可問乎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朱氏答或問曰
作只是作事

包咸註此謂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則指
定是作文且又春秋時異學爭出著書滿天下各行
其說故言此示戒正與篇首述而不作作字相爲發
明若作事則尚幹辦崇有爲與知慮聞見不合且儒
者作事無可張弛除躬行外不過日用應接所云執
事敬臨事而懼斯已耳有何開物成務當創建大事
須上下千古考據質辨以資其所爲此妄註也故此
作字從來無解作事者觀漢朱雲傳贊云世傳朱雲

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實指作文矣。故多聞多見。在干祿章。則分指言行。而在此則合指傳述。皆以學問言。不以事言。蓋所見異詞。所聞異詞。其詳見略。聞頗與擇識詳略。彼此相合。則舊註不錯。何必又改。乃附和之徒。且引桑柔詩。予豈不知而作爲証。夫詩之言而者。汝也。其言不知。謂他人不得知。非已不知也。此不止改註。又改詩矣。

束牲載書

陳牲而不殺。置書加于牲上。

舊註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今又別據穀梁文。改書加。

牲上則以加字訓載字謂以盟書載牲上也。不知載書書名謂載事之書。周官掌盟載之法。因盟有載事以之爲書。然後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載書于上。以埋之。今葵丘之會並不殺牲祇束載書于牲上。故曰束牲載書原是倒句。舊註謂束縛其牲但加載書則束是束書不是束牲仍屬錯解。然曰加載書則亦當明白而朱註全然不曉。反疑書因牲而得載字則加字復出不知牲是牲書是書。春秋鄭子孔聽政因爲載書臧武仲據防出奔使掌惡者啓載書。此時無牲安從載之。且穀梁文讀書亦不是。園字。

時日曷喪

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寧與俱亡

桀語他書無考惟尚書大傳曰桀言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必日亡而天乃亡此以天自指以日指民初未嘗以日自指也故民卽曰願與日亡謂從此可及天耳此改吾之有民爲吾有天下則以日自指矣凡書有略改數字而解頓殊者如此

張文蒼曰與日偕亡則天與桀未亡也故可獨樂不然則下文豈能獨樂說不去矣

以費畔

弗擾與陽虎共執
桓子據邑以畔

孔安國註原云與陽貨共執桓子而召孔子今改而
名孔子爲據邑以畔則執桓子在定公五年據邑畔
在定十二年錯矣說見故事條

自牖執其手

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于南牖下使君
得以南面而視已時伯牛家以是禮尊孔子故
孔子不敢當而自
牖執手與永訣也

此在舊包咸註原云伯牛病癩不欲見客故啟牖執
手此是確註與國君視疾一禮全無干涉今此集註
亦是包咸鄉黨君視疾註而孔疏于喪大記疏曾襲

之。此。又。襲。之。實。則。士。禮。喪。大。記。鄉。黨。大。文。及。他。禮。俱。無。此。文。且。與。他。禮。俱。不。合。此。未。可。信。者。古。室。無。北。牖。祇。有。北。墉。墉。者。牆。也。惟。亳。社。屋。之。而。啓。北。牖。于。墉。間。謂。之。死。牖。曾。病。者。而。居。死。牖。乎。且。惟。病。者。氣。絕。則。別。設。床。于。南。牖。下。下。莞。上。簟。去。死。衣。而。遷。尸。其。間。今。未。死。而。先。遷。之。乎。又。且。室。制。無。南。面。者。廟。祭。入。室。皆。東。而。出。堂。始。南。面。故。鄉。黨。君。視。疾。東。首。謂。病。者。居。北。墉。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者。正。得。相。對。惟。漢。龔。勝。傳。因。王。莽。詔。使。迎。勝。勝。以。死。自。居。故。爲。床。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一。似。乎。遷。尸。其。間。者。然。且。使。者。

入戶南面再拜行使人禮亦未嘗曰南面君位可代之端立視疾也包氏距勝不遠或因勝事以爲說或另有師承總是錯者今伯牛問疾原有包註且原自不錯乃舍其不錯之註而偏據其錯註以爲註覺此註一行而室禮寢禮養疾禮君視疾禮俱難通矣此當俟多學人審定之耳

遠宗曰喪大記疾病寢東首于北牖下此牖字是墉字之誤舊儒竝能正之正義北墉特音容

又曰士禮寢東首于北墉下喪大記徹褻衣加新朝服于其上與鄉黨篇皆記君視疾一節然皆無

遷南牖文

今之學者爲人

爲人欲見
知于人也

如此則仍是爲己何云爲人爲者助也如夫子爲衛君孟子所以爲蚺鼃之爲言助人也故孔安國舊註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謂但能言學以助人而躬行不足謂之爲人總承上章言一是行學一是言學蓋學必躬行而後言之徒言則爲人矣若范曄云爲人憑譽以顯物爲己因心以會道則以爲人爲表章人物較遜前說以與學者二字不關切也若求

知于。人何得云爲。卽宋人增韻。詁爲作被。如史爲人。所中。或詁爲作緣。如孟子爲肉。爲無禮。總是不合。被。人不可緣。人亦不可也。且爲人非易事也。徒以助人。爲學稍不顧已。故稱今學未嘗謂古學須專已者。乃集註于無爲。小人儒直曰。小人儒爲人。則誣坐矣。孟子欲去齊而留之者云。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自爲。夫古所謂名實者。謂具道德之名。必有治國安民之實。故聖賢居人國。惟名實竝具。而後可爲人。否則自私自利。獨善其身已耳。是爲人者。上能匡君。下能濟民。謂之加上。下此說經舊文。而謂小人儒乎。卽唐

人言道猶曰爲已順而祥爲人愛而公又曰爲已患過多爲人患過少而小人乎

喪致乎哀而止

舊註原云喪恐滅性故致哀而止毋過情也此孔安國說也今改而止爲而已謂致哀而已則廢禮文矣然且旣改舊註而又訾子游以簡略細微之弊豈非冤事說見貶抑聖門條

畜君何尤

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止其君之欲者乃

是愛其君者也

舊註畜愛也。蓼莪詩拊我畜我，謂父母愛好之。故君臣相悅，卽以愛君爲悅。君曰畜君，何尤？趙註所云臣悅君，謂之好，何尤者，無過是也。蓋古畜字原訓愛，乃又出媯字。自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俱訓作媯，卽詩媯于天子之媯然媯，近于媯，似乎過當。故曰何尤。今日畜止也，謂畜止其君之欲也。則此詩本太師矢歌借古樂以譜此君臣相悅之詞，而其領句卽云君有欲而臣止之，則招君之過尤且不免，安得相悅。况詩祇畜君二字，有何理欲而必于畜下添止字？君下添之欲二字，此何憑何據何見何聞？謂君下必有一欲字。

直改悅君之畜而不之顧豈不是錯。

卷十五

為諸侯憂

諸侯者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附庸或可稱諸侯若縣邑之長則稱都君縣君邑大夫庸有之未聞有稱諸侯者集註疑此諸侯與上文諸侯不同上文游豫指天子故為諸侯度可為五等諸侯所法式此方命虐民實指諸侯則為諸侯憂當降等矣不知此亦錯解者所云方命非如註所解逆王者命也趙註原云違先王之命一曰先王則後王與諸侯同在中矣且不特趙註本文不又曰先王無

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乎夫以放命虐民流連荒亡者而總以行不行歸之先王則此諸侯者仍是天子之諸侯不必諸侯下又諸侯也况爲諸侯憂向使後王佚遊則爲諸侯患諸侯自佚遊則諸侯自爲患逸樂死亡亦可憂事也昔曰諸侯下又有諸侯則封建以來總無此制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

託寄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

舊註託寄也諸侯失國而寄託他國謂之寄公亦謂之寓公然無食他國廩餼者禮記諸侯不臣寓公又

君喪爲寄公設位又儀禮寄公爲所寓國君制服然
無給廩餼之事卽春秋傳黎侯寄衛衛侯寄齊皆無
此禮若魯昭寄齊景欲致以書社子家羈恐其臣
齊而辭之及寄晉晉侯不禮致從人殺馬以食而並
無問者苟有廩餼子家子將據而爭之矣此但當註
曰寄公已耳焉得鑿鑿以食其廩餼四字加之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四海之民困窮則天
祿其永終矣戒之也

此堯命舜之辭書傳無考惟舜命禹辭則在大禹謨
有此數句然其文不同在大禹謨則四海二句與上

允執其中四字不屬故孔安國註尚書謂知四海有困窮之民則天之祿位長終汝身在論語則允執其中屬之四海二句故包咸註此文謂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窮者極也雖兩註各異而總作勉詞不作戒詞縱困窮二字可有異義而永終則俱解永長並不得作永絕解者以此二字是經史中係體要典語不容同異其在經如金縢曰惟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詞君子以永終知敝而在史則如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無窮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

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凡措諸語詞前後一轍不更僕也乃漢魏以還遇有封立詔冊每直用其文而以漸移易遂致謬誤此實經籍文體升降前後一大關鍵凡讀書學人所當大爲儆省者嘗考漢武立齊王問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漢獻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吳大帝告天冊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魏使鄭冲奉冊于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此皆用堯曰文作永長解者及三國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祿永

終于已。深觀曆數。久在聖躬。因詔禪位于晉。稍抄變其語。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一似貶此一似頌彼。而于是策書變而論語亦不可讀矣。何晏註論語則適當抄變之際。宜從變說而反錄。包註以救此千百年典冊之一綫。乃偏改舊註以作異解。然則集註之不如集解。已有明証。而况其他乎。

語之而不惰

顏子聞夫子之言。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何有于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此又與舊註正相反者舊註云惟顏淵能解故無惰語之時惰語謂語者惰也蓋教不欲惰故有教不倦之文然不得不惰故又有先傳後倦之文若受教者則必如曲禮侍坐于長者聽必恭毋怠荒豈有師語之而可惰之理陳咸惟聽父教誥故假寐而首觸屏風否則狂如曾點鼓瑟未終亦且備聞三子之撰若謂聖門惟回不惰則視七十子之徒匪人類矣學記曰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則舍之舍卽惰也受教者無是也

文輝曰裁語卽力行亦無解

夫子溫良

良易直也

舊註行不犯物謂之良卽善也不知何據又改作易直之解考說文諸書有賢良精良安良諸釋而總是善義如周禮良車是精車儀禮良席是安席尚書以賢君爲元良孟子以善於倡率者爲良人善于調御者爲良工從無以易直解者蓋簡易伉直善良各自爲義故孔子經解以易字良字並出如廣博易良不可謂之廣博良良師乙論樂以直字與良字並出如正直宜歌風肆直宜歌商溫良宜歌齊未可謂歌齊

宜良歌風與歌商亦宜良也若樂記則又以易直與
良三字並出如樂以治心則易直慈良之心油然而
生假如所註則良良慈良一連三良心非笑話乎

張文彬曰樂記易直子諒原讀慈良陳澧集註謂
是朱氏說已不可解及考之謂朱氏初不信有此
讀及見韓詩外傳竟以子諒作慈良字始信不疑
則已非朱氏說矣且朱氏既解良字且親見韓詩
外傳文而註論語又自相矛盾何也

見善如不及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
善不善不着人就自己身上理欲說

明曰見善見不善而改見作知且曰真知己悖誕矣
然且謂己之善惡則未有己善而如不及者學未得
于已故可曰如不及此不及誰也孔安國謂探湯喻
藥疾刑疏謂如試熱湯大抵如不及喻恐遠如探湯
喻恐近在己身則遠近兩喻俱不通矣如謂見善
無人字則見賢思齊焉有人字乎

不得乎親

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
論之于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
不得是不相能如虐子殺子類順則悅之矣故毛晃
增韻以順訓和悅卽下文底豫所謂底致悅豫是也

朱註以得爲悅以順爲諭親于道不惟順字添出諭道支離將下文底豫亦必添烝又允若諸語大無理矣孝經以敬事長則順毛詩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敬長固難諭道幾見文王可諭以道者且本文明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則悅親之由全在舜自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道正同乃欲使親盡道則舜之盡道與中庸順親有道諸道字皆繆亂矣况諭道何易順親必諭道天下尚復有順子乎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
又大可稿

沈元夔思具
倪宗烈承武較

四書改錯

六十

自造典禮錯

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

凡祭五祀者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如祀竈則設于竈墜祭畢而更設俎于奧以迎尸也朱氏曰墜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墜非可做好安排故必祭于奧以成禮也五祀皆然

此直自造禮文者古家不祭神惟始死喪奠及祔廟

返主之祭則祭于家此是凶禮五祀雖室神俗名家神然並無祭其所者周官宮正祭社稷七祀于宮中所云宮者是宮城之宮合朝廟一區爲言故左祖右社皆在其中否則王宮祭社稷是亂禮也况與爲家之正室係主人主婦寢處之地天下無男女衾衽首趾狼藉之所而可迎尸入祭者錯矣

禮文云五祀皆祭于廟一語斷定然後設主迎尸各有所在大抵祭戶設主在廟室戶西祭中霤設主在廟室牖下祭門在廟門外左樞祭行在廟門外之西皆不祭其所而至于竈則在廟門外之東以平日祭

廟時凡鼎。漢庖。滂皆設。廟門外東首。故就此祭之。若迎尸則祭戶中。霽皆在廟室之奧。而祭竈與門與行。則皆在廟門外西室之奧。是祭竈之奧。不惟非家奧。卽廟奧亦竝非正室。此又與朱氏所云設饌于奧。奧有常尊之奧。截然不同。

禮註有設主竈。陘語。此陘字正指廟門之竈。言凡土路以窄稜而臨絕坎。卽謂之陘。故晉有井陘。謂交加如井。魯有海陘。謂臨巨壑如海。總是隘道。今廟門之竈。但築土作稜四起而坎其中。于以架鑊而煮牲。謂之竈陘。此惟廟竈有之。而家竈無有。乃

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是以家崎嶇者而反稱平正。以竈陘上設主。而反曰竈門外既已亂解。然且曰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必祭于奧而後成禮。夫既云平正亦可做好安排矣。且陘但設主不設几筵。原無安排何必做好。又且設主迎尸兩地兩禮。凡祭皆然。乃云不能做好安排。故又遷奧以成禮。是于凡祭之祭法一概併錯。其謂之何。

張文彬曰。孔安國謂奧在內。以喻近臣。竈則家之所有事者。以喻執政。此但指一家房室位次爲說。並不指祭言。不然門西之奧。安所用媚。且門行與

寵同祭門西何以門行都不媚而獨媚寵總是錯
總是無理

徹

(論語註)徹通也均也通力合作計畝均收
(孟子註)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

此自造典文之竅錯者周官匠人註與孟子郊遂通
貢都鄙通助正是徹法朱註于論語孟子兩註堅執
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八字似乎從來典制原有此文
及或疑而問而朱氏乃云曾記洛陽議中如是故以
意推之則直杜撰矣周都鄙用助便是助法左傳穀
出不過籍公羊什一而籍籍卽助也若穀梁則弁云

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未有合作而尚辨公私均收而猶較禾稼之善不善者况省耕省斂顯有明文使通力計畝則耕何不足收何不給春秋補助皆屬誕妄又其大者井田與封建相表裏孟子所云分田制祿同一規畫乃王制孟子皆以上農中農下農及上次中次農分作五等爲官師大小卿大夫受祿厚薄之準而一合作則上中下何別一均收則食九食八食七六五何所分辨將士祿無所憑官師庶人之祿無所考自此言出而害井法害班祿之制卽王制周官孟子諸書俱可廢絕洛陽有議

論亦奈之何

張文彬曰何休春秋註井田三品凡一歲墾二歲墾三歲墾者必三年一換主易居漢志亦云三年更耕之是換主更耕正通徹之法若曰合作則九勤而合三惰于其中可能通乎

遠宗曰徹字祇三義一通徹之徹周制徹法漢制徹侯是也一道徹之徹詩天命不徹毛傳以徹爲道爾雅以不徹爲不道是也一徹去之徹論語以雍徹孟子酒肉將徹是也然竝無訓均者今以造徹法而并造一均徹之訓以實其說字學併壞矣

又曰宋人每以杜造語爲常談其害已久惟先生能正之嘗在飲次客有稱人優劣爲瑜亮者先生曰十亮何能敵一瑜而反顛倒之且生瑜生亮係小說家無賴語君子勿道也後門人有以起衰八代爲詞者先生曰寃哉無稽之談人人誦之而恬不知怪周秦以後惟漢文爲獨盛毋論遷固二人擅絕百代卽晁錯賈誼董仲舒輩韓愈能過之乎四座驚嘆今儒者說出而其銅蔽胸腹淪淡肌髓者何止起衰瑜亮二語嗟乎可悲已

正名

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孔子以正名爲先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亦自造典文而又錯者國語工史書世宗祝序昭穆謂生族世系與廟次倫序不同廟次列四親之名而不拘四親必承君統者始入之故儀禮有孫爲祖後曾孫爲曾祖後之文謂無子繼孫無孫而繼曾孫者此正孫禰祖曾孫禰曾祖一大典禮故太甲繼湯周桓王繼平王皆是禰祖至夫子作春秋且有特書躋僖以兄不禰弟爲逆祀者況不父其父則尤爲不知典禮之言從來禰祖者亦仍父父新廟稱禰廟不稱父廟正恐倫次偶乖難于稱祝

故但以禰混名之禰者昵也猶親昵焉耳若父祖之稱則一定不改太甲禰湯而商書稱祇見厥祖周桓禰平而國風何彼穠矣以桓妹下嫁稱平王之孫豈有太甲不父太丁周桓不父太子洩父者况崩贖襲國旋即被弑而輒承二叔之後依然奉贖而禰之諡爲莊公則禰祖固無礙禰祖非不父父而出公則尤不禰祖而父父者乃特造此八字以立正名之案豈可爲訓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祭法黃帝正名其原出于禮官在春秋以還早有七名家論爲政之要故夫子亦及之

王錫曰春秋戰國間有名家書名家者流以鄧析尹文子嚮子荀卿輩皆言之實爲政要法且或藉此一正拒父之名以雪其枉亦未可知若正分則止一宗祝有司事於爲政何與焉

子見南子

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古竝無此禮遍考諸禮文及漢晉唐儒諸言禮者亦竝無此說驚怪甚久及觀大全載朱氏或問竟自言是於禮無所見則明白杜撰矣然且曰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

何所考也。按此是莊廿四年哀姜始至大夫宗婦入覲之傳。係初迎夫人。大夫宗婦行覲至禮。與見禮無涉。士有相見禮而諸侯大夫見禮則絕無可考。又且宗婦覲至大夫不覲至。諸儒聚訟三傳尚不合。今以覲禮爲見禮。以大夫之婦入覲爲大夫入覲。則覲禮見禮總亂矣。乃又日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疑大夫見夫人之禮亦已久矣。靈公南子特舉行耳。是以饗禮爲見禮。以諸侯禮爲大夫禮。且以諸侯之同姓爲異姓。仕于其國之禮。旣自言杜撰而又多方解說。致衛靈夫婦自知非禮。

而卑詞以乞見者亦且曰衛靈南子舉行饗禮是解
一見禮而使覲禮饗禮一齊謬亂何苦爲此考古無
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
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且交爵亦
並非相見卽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若
夫人初至則娶婦迎婦大夫職掌然亦不見卽至日
行覲禮大夫之婦名宗婦捧贄入覲而大夫終不與
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覲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覲禮
入非謂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饗夫人出行裸獻
禮亦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卽否故禮正義謂王饗諸

侯及諸侯自相饗必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繆侯陽侯以同姓而遭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覲禮祇有交爵饗獻二禮而既則交爵存而饗獻亦廢古禮雖盡亡亦尚有影響可舉似者豈可造一禮而使他禮皆大錯如此

張文楚曰陽侯繆侯無考若饗禮則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註謂王同姓入覲王以爵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正其事也若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裸指異姓言

張文蘆曰史記南子使告孔子謂四方君子不辱

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此與儀封人請見何異正以無典禮可引據也有則據禮以要之子路夫子俱無辭矣至大夫覲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卽非之謂禮無此文况穀梁傳原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又何如傳文之足據乎

仕者世祿

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

此亦自爲典文者夫教而後官官而後祿此周官論秀之法而以解世祿妄矣舊註引古文云賢者子孫

必有土地。謂世有采地。卽其人致仕。與其子未仕。以前皆得食采。地不另予。奪如周官。副田祿。仕田之類。說見官師條。

揖讓而升。下而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者。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

此亦自造禮文。旣云大射禮。則儀禮見在。乃其所引者。不特非大射本禮。卽鄉射賓射燕射諸旁通禮。亦一字不合。則直混沌書矣。按揖讓七字。在論語射義。兩經俱載之。俱是孔子之言。其所云揖讓。並非三揖。

升堂也。天子與外諸侯凡射必三侯。三耦耦必二人。先以上耦行揖進禮。必西向一揖出。次又揖。然後當階及階升階。當物射者所立之限。及物連作五揖。凡七揖而後升射。竝未嘗有三揖文也。若揖讓而下則明云射畢北向揖而後如升儀以降。且又下階而揖。次耦之升者并不止七揖而註竝不及。則于揖讓而下一節何解。至于升飲一節亦明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命奠觶。別有小射正一官專命不勝者升飲。名曰作飲。又名飲射。爵其在勝者不勝者一如升射之儀。至升階以後則勝者且避右以讓之。使不勝者得自

取解于豐上。此其揖讓爲何如者。而乃謂勝者揖不
勝者升則將使勝者倖倖然邀飲罰爵。特揖升以逼
辱之。是禮本不爭論語亦正云無爭而解者。反造禮
以使之爭可乎不可乎。

文輝曰大全載升飲之時勝者袒決張弓不勝者
襲衣脫決弛弓執弣此非揖讓之節原不必及至
勝者乃揖不勝者升亦自知難通乃曰或以勝者
乃揖句或以勝者乃揖不勝者微讀一如王肅鄭
立較論語句讀者說經掃地矣。

張文楚曰一耦必二人左名上射右名下射升階

時必上射先一等避左下射後一等避右此讓也
下階亦然註并失讓字

五畝之宅

一夫所受二畝半
在田二畝半在邑

此自造典文祇槩括趙註爲言而邑註不明凡附會
註說者皆以國邑當之以趙註有各入保城語也按
邑里也漢志稱在邑曰里此在國與鄉均有之若是
國邑則百里之國約有萬井其所爲城不過五五二
十五里耳然且宮城廟市去三之一乃欲使萬井八
萬家之里居並入其內能容之乎况國賴封守未有

敵國不至城下而先棄縣梢都置子不問而僅守國
城者是亂政也考管子內政四民勿雜處田野之民
不入國都韋昭謂周制城郭之域士工商而已農不
與焉此所云邑但是公邑家邑丘邑都邑類凡井之
隸于鄉州閭黨者中自有邑居非國邑也若入保之
說則斷斷無之俗儒引詩以上入執宮功謬當入保
夫執功執官役耳以執官役之人引作春秋秋戰郎
禹人入保之保豈可爲據

抄變詞例錯

巧言令色鮮矣仁

專言鮮則絕無可知
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或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曰程子恐讀者不察或于巧令中求少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所以解害辭之惑也

如是則夫子是言本已害辭而讀者惑之故程子直變鮮仁爲不仁以解其惑殊不知夫子他日更有巧言令色左丘明耻之之語其絕之未嘗少寬特仁之有無須有分寸巧言原不是險詖狡譎誣罔抄變陰陽二三諸習弊其言甚好而色甚善不過從言色上做工夫猶好言自口色莊者乎已耳未嘗絕天良也且人不知學亦當讀書表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色則巧令原是善字故左傳師曠善諫叔向引詩巧言

如流以頌之。夫以善諫之人而目爲巧言，向使果屬不仁，則師子野頗知書，將必拂衣而起矣。毛詩禮記左傳非肆欲之書，師子野叔向非亡心德之士，三經所載並不害辭，乃以論語開卷第二條而言之不檢，遂有流弊，則將置夫子何地？子所爲讀四書而每憤然也。

文輝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堂堂卽令色難並爲仁，則正是鮮意未聞。子張絕無仁者。

朱樟曰：鮮爾雅訓罕，訓寡，訓少，並不訓無。况絕無乎？且專言祇言也，祇言鮮則尚有可知。今欲補救。

聖人而先自坐以訓詁之流弊誰補救之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六句

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否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此故抄變其句例而大旨俱乖錯者本文大旨祇重信恭因上句開指下句申明若曰信則近義以其言可復也恭則近禮以其遠恥辱也因則不失親以其亦可宗也從無異解集註忽從而抄變之劇輕信恭因而轉重義禮與親謂約信必近義而後言可復則以字論之信者誠也諒也踐言也從來字書竝無以

約信解信者曲禮約信曰誓謂要約而主于信則謂之誓若約信而又曰信出自何書且信是信不是約也以句論之則信必近義而後言可復當用矣字不當用也字矣是承煞詞也是申煞詞也矣不相借也况以文義論則旣曰信雖或不近義而言亦可復尾生未嘗不踐言也此揆之字句與文義而無一當者按經解以信義並稱曰信與義而表記引子言直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明明以近義近禮屬之恭信聖言有明証矣何抄變爲

張文齋曰有子教人恭信因集註教人不徒恭信

因便自相反子服景伯謂若有陷失寧近于恭閱
馬父猶非之謂先聖王以恭相傳豈有失道而猶
近恭者若信則从人从言言而不信不可爲人故
增韻以慤實不疑不差爽爲訓因則左傳德虐之
行因以爲常詩因心則友毛傳因卽是親總是信
必近義恭必近禮因必不失親故有子教人如是
否則反以此爲戒大非旨矣

又曰信有以行信爲信者越告糴于吳使素忠爲
信謂之使信漢律當乘傳者持尺五寸木爲信謂
之傳信總行信也又有以踐信爲信者左傳再宿

為信謂復留也。信罪之有無謂覆効也。總踐信也。
若約信為信則從來無有。

蓋有之矣。

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未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

只言我未見力不足者。縱曰有之。我只未見此斷之。又斷語蓋論語是夫子口說。啓齒闔吻皆有起訖。如佛家語錄。然今宋儒自敘講說。一倣佛氏語錄。代以俚俗。獨于夫子口說如此明快。亦必抄變之。使支離掛搭。無可解說。而後已。此何故也。舊註謂原有好仁惡不仁之人。固屬難通。若謂原有用力而力不足者。

則于夫子未見一嘆顯相悖矣。况偶未之見添一偶字而改也。字爲耳字則于句例文例無不抄變以致講師傅會謂此章嘆三不見此用力而力不足亦是用力於仁一等人而惜此亦未見所以可嘆此則明反聖言顯窳經文未可回其初心曲求解說使夫子反覆開示苦衷悉付之詭隨已也。

吾與汝弗如也

與許也

與無作許解者自此註一抄變而宋人增許字一詰于毛晃韻中字學已亂况許汝弗如語亦不安漢包

咸註吾與汝俱不如也。王充論衡孔問篇亦曰吾與汝俱弗如也。是依文作解原自明白。况史亦有之。魏志夏侯淵字妙才。魏武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顏淵。張昭註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

張文鶯曰論語吾與點也。子行三軍則誰與與其進也。皆黨與之與。謂相與也。與毛詩不我與必有與也同。

士而懷居

居謂意所
便安處也

此與士志于道而耻惡衣惡食君子食無求飽居無
求安相爲表裏故舊注士當志道不當求安若懷居
非士也直以求安解居字謂身所居也朱氏改作意
所便安處則意境開濶隨意所到盡皆私利不止不
足爲士矣况意所便安處則必以處字釋居字矣乃
大文祇居字而添便安二字于居字之上若便安是
居則便安旣居處又居乎蓋居字只作處解孝經仲
尼居皆單以居一字作身之所處爲言是以禮記答
問皆曰居吾語女卽儒行起居玉藻居士毛詩職思

其居亦皆止居一字而無異解若借用他所則惟心
有之如論語居之無倦孟子居之安類特士不當懷
心耳至于意則不居矣且意亦何可懷也

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
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於天下是行于天下本句有行字若云無適不然比
之雖之夷狄不可棄是持守工夫與行何涉且得衆
民任有功使人正行字明註而曰無適不然則于恭
寬五句全背謬矣不知此仁是治天下之仁故以五
者爲仁之作用卽以不侮得衆爲行仁于天下之效

驗原。是泛論。並非以子張所不足而告。以此觀後篇。子張問從政。直以治天下大經大法舉堯湯文武帝王所相傳者而盡告之。必非子張所不足可知也。後堯曰。章亦有寬。則得衆四句。此必古有此成語而引之。爲子張告者。謂張所不足實死妄苛刻之言。

故君子以人治人

卽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

明有兩人字。必添一其字。并添一之道之身字。解作一人。則與上文兩柯下文一已一人俱不合。從來以暴易暴。所暴非卽所易者。以敵攻敵。所敵非卽所攻。

者。特君子忠恕。祇以自治。並不治人。而治人在其中。故曰慥慥曰不遠。若以柯伐柯。終是兩柯。以人治人。終是兩人。雖伐柯之則。欲其改物。修道之教。欲其改行。然改而已耳。未謂不遠也。

邵國麟曰。禮記冠義。孝悌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是以人之人。卽屬君子之身。下文施諸己之已也。孝悌忠順之行。卽屬君子之道。下文子臣弟友之行也。特冠義重爲人中庸重自治耳。若并作一人。則繆戾矣。

民可使由之

民可使之由于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耳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矣

聖言可使不可使而註又以能使不能使抄變之夫能與可非通字也可與不可我得主之此其權操之自上故夫子言此勉有位者若能與不能則但任自然聖言反多事矣且使由使知當有著落由者行也謂行事也知則知此所行之事之義也今日由理之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則是由是理知亦是理吾不知理是何物且不知上之使行理者作何如使法不特民不能以理行實未聞唐虞夏商周有使民行理

者此大荒唐也。夫此一民字除學宮俊秀及士官師外。卽周官九職任民之民。其事卽九職任事之事。如三農園圃百工商賈以及虞衡藪牧嬪婦臣妾閒民皆民也。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百工飭八材商賈通貨賄皆事也。使之者則但使播種藝植而不告之以因天因地之情。但使飭化阜通而不更導之以審曲面勢。懋遷化居之意。以祇使行事。未嘗使知義也。卽或事可通教。如以十二施教。佐十二職事之所未備。然亦只教以行事而不教以義。如教祀事者祇使教祀典而鬼神之通不教焉。教昏事者祇使教昏儀。

而陰陽之合不教焉。何則一使知義則行不終行教不終教始必以論說緩行。既而以疑臆礙行。萬或錯誤或遷變則不惟不知而終于不行。是上之不使民知。豈欲愚黔首哉。豈朝四暮三哉。實揆之于民而有不可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在其是非之公也

本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在無毀譽之故。今反曰吾之無毀譽在三代直道而行之故。則所以反悖矣。

且三代之所以何解本文止一所以字何以抄變其語又增出吾之所以無毀譽兩所以字從來所以不接所以字中庸所以行之者三上不得添天下所以達道五孟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下不得接所以善推其所爲此易曉也乃大全載朱氏註此時其徒王柏親見朱氏改訂註文直至通夜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若曰直道而行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云云則又以所以二字獨

屬上無毀譽句。而于本文之所以反增一用字。曰所以。以至今講師皆遵之。夫用卽以也。天下有所以以而可以成句者乎。且自云難簡潔而其支離繚繞抄變添補。至於如此。卽本文止一民字。而直道而行。下又須添之民二字。夫毀譽在我不在民也。若以民故則毋論春秋之民已非直道。卽夏殷迄周一治一亂不必皆直道行也。直則無毀譽。不直則毀譽將毋桀紂之民當毀譽耶。

此言舉錯之當。公也。包咸曰。凡有所舉。輒試以事。馬融曰。用人如此。無所阿私。所以直道而行。何等簡潔。

蓋斯民雖殊自夏商以來竝鮮委曲其所以何也曰好惡審也

後漢永平間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有云夫人才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磨之之故也磨卽試也此舊來所以之解皆一轍也

若此毀譽作用人解亦從來如是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宜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劉昭註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厲選舉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且亦見直道

而行其所以。在磨試同意。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合下節。

戒懼是靜存慎
獨是動察工夫

大學誠意中庸率性皆以慎獨為入手工夫。竝無二學。戒慎恐懼只是慎不睹不聞。只是獨隱微動靜總只一串。稍為分析。卽破碎支離。無下手處矣。乃抄變其文巧作比配。自戒懼慎獨隱見微顯大本達道中和位育無不以動靜存察分配到底未逢王明野先生而先造八比。是亦經學一大變事。其後知仁勇天道人道分配極多不能具載觀者以類推之

或生而知之節

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于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

知仁勇三者不過知行二字爲功夫要領何必支離破碎至于如此幼時在塾中聞先教諭兄講哀公章而疑之進詢曰生知爲知學知爲仁困知爲勇未能釋然若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爲勇則疑倍生矣此是何解果理道如是耶抑工夫如是耶抑亦文字語氣如是耶一坐嘿然無以應

四書郢說曰此告哀公文也人臣告君當使君可曉

如此文夫子方欲勉公以困知勉行故特告之曰及其知之也及其成功一也其決捷抖擻見言詞間乃語畢須更端曰臣適所言知一成功一二語是說勇則索然矣在當日告君時必無此語例在門弟子傳述時亦必無此書例在中庸則必無此義例何故有此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則皆存心之屬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則皆致知之屬也大全四句上截只存心下截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存禮屬行

此節取駢較從來莫解章句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教也則下四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故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循經曲之數亦頗相近不知何故又造出存心致知四字鑿鑿分配以抄變本文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慎獨不睹不聞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與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白爲黑五色不自言而人之兩目必不可掩雖另造或問多方解說以曲護之不得也乃附和之徒亦知無理又巧爲作說于存心致知兩截中謂上截已矣下截則又分知行使道中庸

崇禮可別屬之行以稍免致知不通之誚則既經橫截又復直劈上下四旁已比之九衢八闔而且直劈之中又分各截雖公輸巧匠必不能操割而以此爲聖學入德之方究哉不亦難乎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于誠矣

此承子言誠者誠之者而合人于天合教于性合困知勉行以進于一誠惟恐稍露參間使誠與誠之啓低仰之漸故此兩則字與子言及其知之一也成功一也兩一字刻切肯綮前後照應而乃故爲抄變以

分別之曰明。可至于誠。則夫子諄諄告誠。與子思切切提接處。總蕩然矣。况本文同字同助同語氣。而可任意低仰。豈文例果不足憑耶。何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
小註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

此亦抄變之無理者。至是終極之名。所謂到也。若一等則始事矣。况此次字亦不是次第之次。志氣何容分等第。毛傳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言次舍也。志之所到而氣卽隨之而舍止焉。則同功一體不容兩事故。有旣曰又曰之辨。否則第一過了自該第二其

于既又二字亦說不通且至此曰至焉次此曰次焉
兩焉字是兩相應詞若是等第則宜加也字如生知
上也學知次也作煞上詞未有以第一第二作呼應
者假曰生而知之上焉世有不諱然而起者乎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有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于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據此則求放心但爲學問而設其曰義理昭著謂必
存心則學問義理始昭著也曰有所發明必存心始
學問可發明也是孟子一生只在求放心而註者抄

變其詞謂必著義理孟子一生只存心養性而註者抄變其詞謂必發明學問是背馳也此不過因改大學格物爲窮致物理以學問加之正心誠意之先因之凡求放心凡盡心知性俱顛倒抄變名爲補救而實所以曲護己意故解此節甚鶻突一似求放心所以學問一似求放心又須學問因又曰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殊不知孟子歷言盡其心存其心放其良心陷溺其心豈無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心不若人人心亦皆有害其言心不一並不曾有學問二字况此求放心明指仁心從仁人心也來仁

人心也然後接放其心而不知求又接有放心而不
知求然後又接學問無他求放心而已是此心卽仁
心求放心卽求此仁心與志氣清明下學上達何涉
况昭著義理發明學問則直忘却前文自爲作說宜
其引經據禮皆祇見一句而于前後文全不曉也但
四書正義什伯于此而此且不及第以故變詞例言
之凡經文而已矣皆煞指之詞謂祇在此也今反曰
不止放心須在學問二字上則毋論他經卽孟子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謂孝弟
須堯舜仁不仁須道二則人必笑之况有無他字如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可曰善推所爲須大過人乎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盡心則知至之謂知性則物格之謂
之盡卽知也次節仁之至卽行也未節
歿壽不
試承知天言脩身
俟死承事天言

此抄變之竅甚者以盡訓知非字法盡心者由于知
性也非句法以末三句分配上六句亦非章法大易
盡性中庸能盡其性俱非知也卽孟子盡心耳矣盡
心力而爲之非知心也况謂知性是物格則性卽物
矣尤屬無理總因改大學格物而意不自安必多方

拗曲以伸已意實則知性是格物不特大學無此說
孟子無此說凡古昔聖賢俱無此說大抵心性天一
串心由于性生心之謂性是也性由于天天命之謂
性是也然是溯而得之非逆而出之也蓋盡心之量
而無所闕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從出一氣俱到
此誠而明者至存心養性是一學問人故曰事天言
從事乎此也若修身俟死則困勉終身又降天一等
而曰命言不過從天之命我者使不殞耳此實孔孟
論學層次如生知學知困知及生安學利困勉等並
非兩頭一脚分承拆配如朱子註中庸法蓋聖賢口

語。經。書。文。例。俱。未。嘗。有。時。文。配。搭。在。脣。齒。中。也。讀。者。詳。之。

歿。壽。不。貳。卽。修。身。俟。死。謂。修。身。之。至。不。以。歿。壽。貳。其。修。也。與。知。天。何。涉。